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不論是否欣賞彭浩翔執導的電影，也應欣賞他對港產片的忠誠耿耿，他的一套《依莎貝拉》令年輕的梁洛施演技得到肯定，更奪得國際電影獎項。

彭浩翔記者變千萬導演

最近彭浩翔執導的《低俗喜劇》大收旺場，主角杜汶澤接戲接個不停，彭浩翔是《低》片的大舵手，自然片約頻頻送上門。

文人園的一縷命脈

綠樹陰鬱夏日長，樓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水鳥簾動微風起。滿架蔷薇一院香。

萬玉清秋軒最引人勝處，是引進了眾多的花卉樹木，蔚成繽紛世界，菊、金粟、梧、橘、芙蓉、歲寒三友，林林總總，兼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這裡所說的「兼葭」，即蘆葦。初生為葭，長大為蘆，成則為葦。

「文人園」是國人世界所罕見，在物慾高漲的器世界的今天，國人這一縷幽雅的情致，已隨風飄散，同里能保有這一縷命脈，也正是同里的可貴之處。

同里園林可謂園中之英，仿若中國詩詞歌賦，耐人推敲細味。正如陳從周所說的：「園之佳者如詩之絕句，詞之小令，皆以少勝多，有不盡之意，寥寥幾句，弦外之音猶繞樑間。」

當然，有人會認為替自己解毒是消極的行為，有志氣的人應該嘗試去改變世界，而非改變自己去遷就環境，但試問一個人若連自己的內心及缺點也降伏不了，又哪有能力駕馭身外無窮無盡的大世界？

人心毒箭

近日一位久未戀愛的友友再墮愛河，對方的一言一行全都令他感覺患得患失，與其用毒箭還以顏色，怪責對方為何不顧及自己的感受，倒不如問問自己為何如此弱不禁風？

百家庭廊 阿琪

蘿莉和大叔

清秀靦腆的鄰家少年要結婚了。婚禮舉行的那天，新娘失蹤了三個小時。親朋好友二百多號人都到齊了，婚禮的司儀也粉墨登場。但是，新娘卻不見了。

出於一種生命的最原始的能量的噴發。那是一種懸崖邊上的玫瑰的激情。如果他是個好人，他會小心翼翼地帶她離危險的懸崖邊，然後把她交給一個匹配她的青年男子的手裡，但這通常是一個父親或者是繼父的角色所應該完成的。

吧，沒有關係的。你從小就是一個愛刨根問底的人。我倒不好意思起來。聽我家人說，你的妻子回來過？他轉過臉看窗外，然後回過頭說，是回來過，她想帶走孩子，我沒有同意，她就走了。

我問要留下來嗎？當年的鄰家少年，如今的中青年男看着我。他的笑容看起來好像還是他新婚那天，沒有明顯的痛苦，似乎在用全身力氣，隱忍了很久很久的樣子。

隨想國

今年的九月，到月中時都是陰曆的七月，走在街上，不時會看到有人在燒紙錢。電視上的電影台，每日幾乎都有鬼片播。

詩鬼

一自己鬼時，便不敢在海中游泳，怕被水鬼捉去。如今回想，真是太迷信了。其實要破除這樣的迷信，只要公佈每個陰曆月份的死亡人數統計，看看是否七月份的死亡人數就多，便知鬼門關是月常開的。習俗可以保留，迷信就可免除了。

影圈一項紀錄

演員之選角及開拍時定角之不同，最奇特的是「一部台灣文藝片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》(後稱《歡顏》)原名《胡蝶》主演，但開鏡前夕導演屠忠訓在台北忠孝東路過馬路時，被一輛衝紅燈的車子攔腰撞倒路旁，該片被迫急停。

路地觀察

在日本於零零年代前中期湧現的小說浪潮中，除了西尾維新是最頂尖的大旗手外，舞城王太郎及佐藤友哉就好像左右護法，同樣在流行文化的公海中暢泳。

杜亦道

而一忽兒三幾年間在圈中消失了。先說男主角宋長江，紅起來一大把黑社會道上兄弟向他埋埋，帶他狂嫖爛賭，弄得身是債。一九七六年有一天在台中，宋長江化了妝，聯合一班台混混，持械行動，被攝入閉路電視鏡頭，卒之為警方捕獲，成了台灣娛樂史上第一位明星行劫的「坐牢明星」。今年數來已過了卅年，可能早已刑滿出獄，但已下落不明。

隨想國

小使一直被父親及姊姊凌辱，於是便把自己異化為鬼人作為對抗手段，甚至遇上被四名男人挾上車粗暴輪姦，亦以同樣方法面對若無其事生活下去。

路地觀察

不過我記得佐藤友哉的小說作為流行文化的素材，還是有不少偶發卻未能細琢的有趣成分在。就以成名作之一《孩子們的憤怒憤怒憤怒》(ON)為例，其中《屍體與》以全篇不分段的方法，把一具屍體的離魂過程以及當中與不少人物的接連連結起來，構思上算是頗有新意，但更惹人注目的應是《娃娃》。

隨想國

那當然容易教人想起是枝裕和的《空氣人形》(ON)，電影中的娃娃人只「活」下去，但佐藤筆下的新佳則想變成娃娃人只「活」下去，那其實也呼應金原瞳在《蛇信與舌環》中改造身體的構思，利用把舌頭改造成蛇舌及絞身，作為於宏大社會中自主選擇的生存方式象徵。在《娃娃人》中，佐藤則把意念推向發展，反映出在混沌下要生存下去，其實不應把身體反應鏡化(自製蛇舌)，而是從反方向構思把感官鈍化(把自己「退化」成把身體反應置諸事外的娃娃，那才是零零年代的「倖存感」)的正確演繹。佐藤在小說中更刻意強調，一旦想擺脫娃娃化的變身，而自己要重新有血有肉地活下去，不幸的事便強強犯上門降臨：想幫助自己的人都不得好死，強強犯會之上有血有肉而也是黑暗無光的地獄無盡深淵。那便是佐藤友哉構構的悲慘世界。

隨想國

如此這般一部電影死了個名導，走紅了一導二演三個新人，但兩個新人都命途坎坷，離奇過一部戲中戲。中國電影史上，此片應列為一項紀錄。

隨想國

拍得十分成功感人，張艾嘉由此便一片成名。如此「義拍」的一部作品，兩個新星也成了一名，成為了一九七六年之台灣紅星，可是紅了兩年，兩人都紅得承受不起，控制不了自己，



《這個殺手不太冷》裡的大叔和小蘿莉。網上圖片